

龙战
天下

后唐 枭雄录

沙陀胡儿起河东，并刀断水马嘶风。沙陀族，一个已经湮灭在历史之中的民族，在其最为兴盛的数十年间，与四方军阀一同参加了唐末乱世的中原龙战。大地苍茫，宝刀快马，男儿酒胆正酣……



小红肠近卫队卡号

南海出版公司

天下
Lunda

龙战
小红肠近卫队七号

后唐 枭雄录



南海出版公司
2007·海口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后唐泉雄录/小红肠近卫队 44 号著.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07. 6

ISBN 978 - 7 - 5442 - 3685 - 0

I. 后... II. 小... III. 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36896 号

HOUTANG XIAOXIONG LU

后 唐 泉 雄 录

著 者: 小红肠近卫队 44 号

责任编辑: 刘一民 廖思拍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0898) 66568511

社 址: 海南省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电子信箱: nanhaicbgs@yahoo.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黎明晖印刷厂

开 本: 730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0.5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442 - 3685 - 0

定 价: 25.00 元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后唐泉雄录
目次

章之一◎ 叛将独眼龙 001

章之二◎ 香阵透长安 033

章之三◎ 风雷上源驿 063

章之四◎ 河东乱云激 099

章之五◎ 李存孝之死 131

章之六◎ 勤王讨三镇 161

章之七◎ 梁晋大交兵 197

章之八◎ 幼主李天下 2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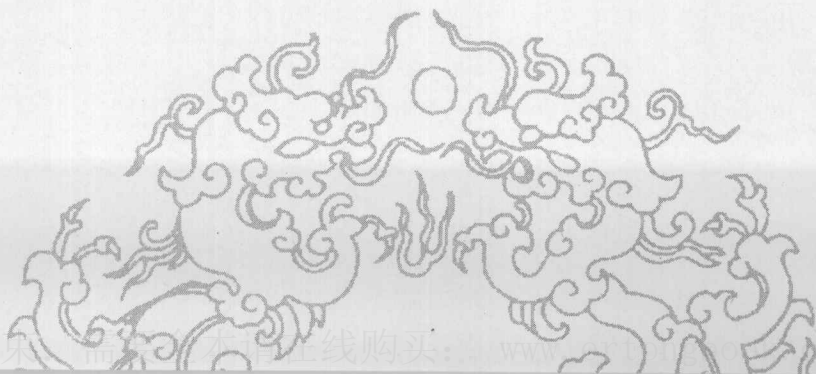
章之九◎ 李横冲称帝 267

章之十◎ 燕云十六州 295

后唐宗雄录

章之一

叛将独眼龙



大唐广明元年，酷夏。晋地边陲的蔚州城，傍晚。城中四门紧闭，平日虽不算繁华却也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没有半个人影，只有很少几家门户紧闭，这表示至少这些家庭还有人在城里，其他的门窗破损，庭院里的草长了有尺来高，在晚露下有气无力地打着蔫。整个城市显得毫无生气，在夏夜燥人的蝉声之中处处涌动着一种阴郁的绝望情绪，随着朔风四散漂流，弥漫在这令人窒息的寂静空间里。夜色渐浓，城中恍惚间亮起几盏零星的灯火，一声悠长的角声响彻干枯的大地。不知过了多久，第一粒雨珠打在龟裂的地面上，须臾，就是一片雨声。

城中最大的府第是沙陀酋长朱邪氏的居所，也是唯一灯火通明、人流涌动的地方。这里显得和往常一样忙乱，但忙乱的内容却有着实质性的不同。往日的笑语、丝竹、宴乐乃至猫鸣犬吠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只有兵丁家将之类把一包包东西从宅子里运出来，在驮马身上绑好，然后集中赶往北门。雨声、蹄声和偶尔的响鞭声是伴随着这一支支小队伍的全部声音，也就是说，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保持了一种心照不宣的沉默。火把辉映下，他们的眼睛里固然有着坚韧和勇毅，但更多的恐怕还是麻木与恐惧——命运正在悄悄逼近，不可捉摸、强大、无从抵御。在这些之外，最要命的是：没有人确切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谣言一个接着一个，每一个听起来都像是真的，每一个都在反复考验着人们的神经。半个时辰之前有人说军队被打散了，留后已经死在乱军之中，半个时辰之后忽然又变成唐军大溃，三统帅之一的赫连铎被生擒，李可举、李涿不知去向。接着又说是双方胶着，留后暂时后退，将在城下集结兵力，等等等等。每一个消息都足以决定这些人下半生的有无——只要它们是真的。这些消息相互碾轧，慢慢地在所有人的大脑之中形成一个固定的意象，似乎顶盔贯甲的唐军随时要冲破夜雾，出现在他们面前一般。

“兄弟，你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说啥的都有，我这心里总觉得不踏实。他们谁说的是真的？”一支正由朱邪氏府第走向北门的马队里，一名家将一边四处张望，一边压低声音问另一名看起来年轻一些的家将。

“不知道。”被问的抬眼看了看天空，“雨声会掩盖马蹄的声音，也会掩盖马队行进时扬起的尘土，雨天的弩箭也没有平日那么强的力道。也许留后借着这个天时把唐军冲垮了，也许唐军借着这个天时把留后冲垮

了，也许留后去冲垮唐军的时候中了埋伏，也许唐军去冲垮留后的时候中了埋伏……打仗的事情，谁知道。打仗跟赌钱一样，靠的是个运气。”

“打仗跟赌钱一样？”年纪大些的家将摸不着头脑，“这个道理还是第一次听说，来来，闲着也是闲着，你给老哥哥讲一讲。”

“赌钱嘛，有两种赌法，一种是算计好了，赢也不会赢太多，输也不至于一下输掉老底，另一种就是不分青红皂白一下子全押上，是死是活听候老天发落。”年轻一些的家将控住马头，马儿在细雨之中不安地踏着碎步，重新回到队列旁边。老家将嘿嘿一笑，摘下头盔伸手抓了抓头发：“说的是，我就喜欢一下子全押上。”

“打仗也是一样。太宗皇帝当年手下有两员大将，一员是李世勣，一员是薛万彻，太宗皇帝说，李将军打仗小心谨慎，不会大胜，但也不会大败，薛将军打仗勇猛急进，要么大胜，要么大败……你说，这跟赌钱的有什么不一样？”

老家将一愣，接着哈哈大笑：“听你这么一说，还真是一样。小兄弟有点意思啊，你叫个什么？多大岁数了？”

“十四岁了。”小家将沉默了片刻，“现在我也姓李了……李嗣源。”

“李嗣源……这名字听着生……”老家将沉吟着策马，忽然触电一般转过头来，“李嗣源？你是邈佶烈？留后大人新收的干儿子？你父是李霓？”

李嗣源在雨中点了点头，说不清自己到底有什么样的感觉。他家世代是沙陀酋长的部将，在几十上百年的部落历史之中将自己的身家性命毫无保留地交给了他们，为他们拼杀卖命，血染疆场，忠心耿耿，换来的回报却少得可怜，时人说回鹘党项沙陀等等游牧民族贵胄对待自己的家将是“如畜奴仆”，丝毫也没有多少爱才惜干的意思。大抵上因为游牧起家，文化积淀总是不深厚，家将中地位高些的也不过类似于大管家一类高级小厮，远非汉文化中宾主一般的半平等关系。李嗣源的父亲李霓勇猛善战，是酋长李国昌的重要将领，即使如此，他家也向来穷窘。去年，沙陀部在蔚州大战及遮虏城防御战中苦苦支撑，李霓跟随留后李克用出征遮虏城。那是一个冷得出奇的冬天，李嗣源缩在四面漏风的房子里做噩梦，时间前所未有的漫长，风寒刺骨。他在等待中执著地相信父

亲会像此前许多次一样挑开门帘，笑呵呵地带着战利品出现在房子里，使他感到安全、温暖。李嗣源等了许多天，瘦得皮包骨头，最后门帘子终于被掀开了，突然射进的日光使他的眼睛眯缝起来。

不是父亲。一个魁梧的身影山一样挡住了外面的雪景，他身材高大，脸颊却有些消瘦和黝黑，身上的甲冑密布着刀瘢箭痕。李嗣源反射性地颤抖了一下，来人有一张年轻而可怕的脸，一只眼睛炯炯有神，另一只用皮罩遮着，这使他的周身都充满了冰冷的肃杀之气。

两人就这样对望，片刻，来人开口：“邈佶烈？”

李嗣源点点头。

来人似乎轻声叹了口气，接着侧身让开门口：“跟我走。去看看你爹爹。”

李嗣源似乎明白了什么，强烈的失落感突然袭至。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没有回过味来，大脑空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大雪铺天，他坐在牛车上凝望着自己的住所，越来越远，身后深深地留下两道车辙。

李霓在遮虏城中了流矢，不久便死了。李嗣源被带到族长李国昌面前，他怔怔地看着这个威猛的老人，不想哭，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李国昌摸了摸他的头，然后端住他的下巴仔细端详：“很像你的父亲。”接着他转过头去：“给他在侍卫营安排一个名额。月饷从我的战利品里出。”

李嗣源就这样成了李国昌帐下最年轻的一员侍卫。他无父无母，孤身一人，隐约记得自己有个堂兄，但兵荒马乱早已没了音讯，像他这样的孤儿，能活下去已经算是幸中之幸了。

老家将的一声招呼打断了他的思绪：“小兄弟，想什么呢？别太难过了。俺从前跟着你家老大人打过仗，一同出生入死，这就是咱伍人的命数。以后有什么难事就找我——别烦了，我跟你说道个事吧。我的一个朋友，上个月死了。他生前跟我说过他的来由，他爹是谁他不知道，总之是个乱军，溃败之时要吃饭，劫掠村庄，他爹爹奸了村里的一个女人，刚刚完事转身，那女子——就是他娘——摸出刀来一刀便在身后刺死了他。后来因之成孕，便有了他。他别无本事，逢荒年，只得出来当兵，这一干就是几十年，”老家将的声音忽然变得萧索起来，“上个月，雄武大战，咱们的兵被打散了，我跟他突围往蔚州城跑，进一个村子抢粮食，



他杀进一家民宅，奸了那宅子里的一名女子，刚完事，那女子就趁他不备，从床头摸出一把剪刀，一刀插进了他的小腹……”

李嗣源全身一震，在雨夜里清晰地听到自己上下牙撞击所发出的咔嚓声。这个故事使他窒息。老家将面无表情地接下去：“……就这样死了。我给了那女子几两银子，在野地里葬了他。谁知道？也许日后那女子生了儿子也会当兵？也会打败仗溃散？也会抢粮食？也会……咱们伍人就是这个命，神灵管着，休想逃得出去。你说，这蔚州城守得住吗？”

“守不住。”李嗣源长出了一口气，闷气，“朝廷这次当了真了。再者少夫人也说守不住，她说守不住那便决然守不住。对了，怎么府里没见少夫人？”

“她上城墙去了。”老家将抬起头来，眼光穿越雨雾消失在漆黑的夜幕里，“是胜是败，她得第一个知道。李鸦儿杀人不少，怎么有福气讨了这样一个好老婆？真是奇哉怪也。”

雨声断续。

刘夫人站在城头，呆呆地望向前方铁青色的夜。当然，她什么也看不到，事实上也不怎么想看到。丈夫带队归还固然是鼓舞人心的，但有同样大的可能是他回不来，或者是被抬回来，如同那些早上备好了马，在鞍子旁边挂上两把障刀，大声说笑着干完最后一杯就飞马而去再不复回的骑兵们一样。她在等，但结果却承受不起。城墙上只有她和一个侍女，再无别人。没有守卫也没有巡兵，最后一份力量也已经拉出去作最后的决战，蔚州城现在是一座名副其实的空城。

刘夫人嫁给李克用也有了几年光阴，她不知道自己对这个丈夫到底满意不满意，他仗着家族的势力半抢半娶地迎进了她，和她在少女时代的梦想截然不同。他不识字、粗鲁、相貌剽悍丑陋、好色嗜杀、没有一点情调，这些都和她的审美观偏差太远。但他爱她爱得近乎惧怕。再者嫁鸡随鸡，抬进了人家的门，也就由不得她了。刘夫人不像其他的女子那样满怀着闺情十足的憧憬——在这种情调之下忧伤似乎也是美丽的，刘夫人很现实。她的祖上也曾经是土豪家庭，不过在唐末的连年混战中没落了。李克用给她的第一印象是再不能地坏：他毫不掩饰自己的好色，

并有一种以此自得的感觉。

李克用很快就对刘夫人言听计从，刘夫人一度以为自己已经完全控制了他，以为自己能为他，也为自己安排一条平安的生活道路，可是她发现她没有。李克用在云州的所作所为，她就算在最狂妄的梦里也不曾想到。

为她打伞的侍女微微一颤，夏天的雨夜还是有一点冷。她怯生生地开口：“少夫人，雨这么大，您还是回去加件衣服吧，这样下去身子骨要冻坏的。”

刘夫人并没有回头，肩膀也似乎收了收，半晌，一声隐约的叹息穿过雨声，悄然消逝在这守望的夜。

李氏就是沙陀部的首领朱邪氏，沙陀本是西突厥的一支，人口不多、势力弱小，向来以依附于周边大国求生存。几方势力此消彼长，他们的依附对象也就跟着换来换去，从唐朝到吐蕃、突厥、回鹘、鞑靼……他们是一个流浪的民族。唐朝向来对周边游牧民族采取拉多于打的态度，比其他势力要容忍一些，一来二去，他们依附唐朝的时间就多一些，对唐朝的倾向力也强一些。但那时唐朝已不再是威震四方的强国，而是经历了“安史之乱”后内忧不断、外患连连。广德、永泰年间，吐蕃趁着唐朝驻兵薄弱攻占了甘州、凉州等河西道诸州，沙陀和唐朝的联系被切断，中央下达的命令无法到达，必须通过回鹘才能传递。回鹘以此为倚仗任意索取，沙陀敢怒而不敢言。再加上周边都是对立国，没有给养，随时要遭受掠夺与侵蚀。这样坚持了几十年，在绝望的守望中终于山穷水尽，坚持不下去了，于是整个部族依附了吐蕃。吐蕃利用沙陀的战斗力和打了几仗，抢了一些地方。再后来，回鹘打下凉州，吐蕃上下大怒，着手组织反攻，各部队都有了命令，唯独沙陀部迟迟不得任命。当时的酋长朱邪尽忠心里发虚，暗地派人去打探，探子带回的消息炸雷一样惊遍了整个部落。

“吐蕃疑心我们和回鹘勾结，要把我们迁到河套以外！”

当天的气氛很激烈。朱邪尽忠召集族中尊贵议事，有些人主张既然如此，不如干脆转投回鹘，另一部分人则表示已经在吐蕃了，转投回鹘



反而多一分危险，莫若由族长亲自去向吐蕃可汗请战表忠，必要的时候可以把家室送过去做人质。大家各执一词，吵得不可开交，满脸都是油和汗，眼睛赤红。朱邪尽忠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办好，弹压不住，只好对儿子朱邪执宜使了个眼色，让他出头说两句。朱邪执宜能干英勇，在部落中最得人心——事实上，正是从他开始，朱邪氏才开始了四代之久的英雄历程。

朱邪执宜看着这些吵成一团的同胞简直有一种绝望的情绪。事实上他已经打定了主意，只等有人露出那方面的意思就立刻开口造出声势，但等来等去就是没有人往那个方面想。到底是自己太过异想天开，还是他们太过愚蠢？他看看他父亲，他父亲也正在绝望地看着他。沙陀人秉性刚暴，现在又是部族存亡、生死之交的关头，一个处理不慎，昨天还在一起唱歌喝酒的族人们就可能拿起刀来拼命！听着他们聒噪的废话，朱邪执宜只觉得心里有一种骄傲和烦躁一起升起，不能压制。

非常之时须用非常之法，他悄悄地对自己说。

一声唐刀出鞘的声音危险地切入耳膜，如同鹰唳响起在百鸟乱鸣之中，大帐里渐渐安静下来。

朱邪执宜用刀柄猛击三次铜锣，所有人都不说话了。他提着刀在帐篷内绕了一圈，和每一个人对视，狰狞的脸孔在炬火照耀下有如妖魔一般充斥着噬人的杀气，盯得所有人都低下了头。最后，他才收刀回鞘，站在他父亲身边沉稳有力地开口：

“我等为何要依附回鹘？我等为何要依附吐蕃？依附回鹘，回鹘会令我族为先锋攻打吐蕃；依附吐蕃，吐蕃会令我族为先锋攻打回鹘！我们的族人，诸位的兄弟子侄一样会死在异国的沙场之上，埋骨他乡！吐蕃、回鹘对我等没有丝毫恩义，只把我们当做敢死队用罢了！”

所有人都不出声，他讲的是事实，大家一经点醒，立刻想明白了这点。但这更加增添了他们心中的绝望，是啊，路路断绝，都是送死。有人试探着开口：“少将军你说该怎么办？”

朱邪执宜的目光箭一样射过来：“你叫我什么？”

“少……少将军。”那人目瞪口呆，不知道自己哪里出了差错。朱邪执宜继续追问：“你为何叫我少将军？”

“尽忠大人做过大唐的金吾大将军，实在是叫习惯了，还望……”还未说完，朱邪执宜就大笑着打断了这句回答：“有何差错?!我族世为唐臣，不幸陷在这里，十几年了，大家还记得这个‘将军’，足见大唐待我族的恩义!我们不依附回鹘也不依附吐蕃，我们东归大唐!”

众人听得目瞪口呆，但眼睛里分明燃烧着希望的光芒。朱邪执宜趁热打铁继续说道：“大唐待我族恩义深厚，我们失身陷入吐蕃，迫不得已罢了。此番吐蕃和回鹘战乱，谁都顾不上我们，对我族而言实在是天赐良机，我们只要顺着乌德鞑山一路东行，过了萧关，就是大唐!这是老天在万死之中给我们留出的一条生路，我父子已经下了决心，诸君有愿从者，大家相互扶持，有愿留者，决不勉强!”

帐篷内沉静了一刹那，接着所有人都跳起来奋臂向天，齐声大吼：“愿从!”

七千顶帐篷、老幼三万人的部队开拔了。沿着雄峻的乌德鞑山排成一眼望不到头的长蛇阵，车声回荡在苍穹长草之中，汇成一道滚滚的洪流。长路遥远，人们的心同时被希望和绝望反复折磨着，多走一步，就离大唐近了一分，停下一刻，可能的追兵就近了一分。谁也不知道自己的命运究竟在哪里，他们只有在理想的支持下不断向前，向前，向前!

这是突厥历史上的第一次东归。以后，这种史诗般的迁徙长征还将一再上演。文化的向心力是强大的，这种文化血脉把周边民族和汉地紧紧地连接在一起，斩不断，砸不开，烧不化。

该来的终于还是来了。

洮水之滨，法螺声沉闷地响起。队列里的马炸了，朱邪执宜放眼四周，远处的山坡顶端，第一面吐蕃人的纛旗缓缓露出头来。

四周高坡上，吐蕃骑兵分成四队，如同雪崩一般杀过来。刚开始是小步跳跃式前进，速度慢慢加快，不知什么时候就变成了全速冲锋。接着，几乎是在同一刹那，骑兵们整齐划一地拔出了刀，上万把钢刀出鞘的危险声音几乎把蹄声也掩盖了。满山除了黄龙一般飞旋升腾的沙土，在马蹄下震颤的大地之外，就只有雪亮的弯刀越来越近。朱邪执宜甚至觉得自己能看清正面冲锋的吐蕃士兵的脸。

朱邪尽忠跳上战马拔出唐刀：“我儿随我迎敌!我若退却一步，你便



射杀我！沙陀的汉子们上马冲锋，保护我们的女人和孩子！”

历史在这里凝固成一个不朽的剪影。

沙陀汉子们纷纷跳上战马发出突击之前的大吼。孤军千里，异域荒蛮，边界遥远，全世界仿佛只剩下了敌人。那么来吧，他们也会为自己的生命索取代价。兵器相撞的声音响彻大地，战马和士兵一个接一个地倒在地上。朱邪执宜不知道厮杀了多久，天地暗了，他独自站在凛凛的长风之中，大脑中一片空白，盔甲、刀身和脸上凝固着敌人与自己的鲜血，生平第一次，他感到前途漫长得令人发疯。

朱邪尽忠在第一次突击中受了重伤，朱邪执宜回到营地时，他已在弥留之际。

“我儿要把族人带回大唐。”老人吃力地说。朱邪执宜吃惊于父亲怎么忽然间变得如此苍老和疲惫，而就在一天前，他看起来还是那么矍铄强悍。

“把为父的尸骨也……也带回去。”

老人说完就咽气了，四周顿时一片哀号，既为族长的死，也为自己未卜的命运。朱邪执宜茫然地看着这位死去的老人，大脑一片空白，他几乎不能集中精神去弄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然而在转瞬之间，一滴泪水毫无预兆地流过他的脸颊，接着他忽然用力发出一声长长的疯狂的闷吼。

这支东归的民族且战且走，沿着洮水进入石门关，一路大小战斗不下数百次，给养已断，每天都经历着严重的减员。等到伤痕累累的朱邪执宜带领他们进入唐朝灵州境内时，出发的三万人只剩下不到两千。不过无论如何，他们总算是回来了。看到晨雾弥漫中萧关雄伟阴影的一刹那，朱邪执宜几乎掉下泪来。关口近了，雾散了，关门紧闭，城墙上露出一排排在朝阳下散发着蓝色金属幽光的箭头，箭头后是一双双警惕的眼睛。朱邪执宜只觉得天旋地转，他控制不住地一头栽倒在地上，向前爬了两步，声音嘶哑、不成调子地大喊：“故金吾大将军朱邪尽忠全族，不远万里，九死一生东归大唐，誓死效忠陛下！”

大门缓缓打开了。

唐朝政府热情地接纳了这支从前陷入敌手的少数民族。此后还陆续

有一些在战斗中被打散的残部回到唐朝，沙陀部重新凝聚起来，在数十年间渐渐迁徙至山西省北部，从此渐渐开始了朱邪氏——后唐李氏在山西的几代经营。

而唐朝的统治也在这些年渐渐到了崩溃的边缘。藩镇、宦官、起义，天灾人祸接连不断，没个尽头。朱邪执宜回到唐朝不久，就在征讨藩镇的战斗中立了不少功劳，沙陀军也成为唐室相当倚重的攻坚部队，势力逐渐扩大。到朱邪执宜的儿子朱邪赤心继任酋长的时候，沙陀已经拥有一支不下万人的马队。朱邪赤心也像他父亲一样，东征西杀，击破扬旗造反的各路藩镇。在徐州讨庞勋一战中立下大功，朝廷表朱邪赤心为单于大都护、振武军节度使，赐名李国昌，从此，他也正式成为藩镇的一员。

藩镇是贯穿整个中晚唐时期的祸患。而且由于这一制度给后代的恐惧感太大，直接造就了宋太祖纵文偃武的治国方针和华夏文明的第一次大劫难。所谓藩镇制，就是地方高度自治，由节度使之类——名目很多，为方便起见在叙述中一律叫做节度使——的军区司令军政大权一把抓。这最初是为了防备周边游牧民族所想出来的不得已的办法。节度使们没有监督，土皇帝当得自然是非常滋润，只有一根线能让他们恐慌，那就是朝廷对地方名义上的绝对处置权。这种紧张关系总有爆发的时候，玄宗时期最大的节度使安禄山算一算自己手里有十几万人马，而中央只有八万禁卫军的编制，于是渔阳一声羯鼓，他反了。

安禄山造反算是给各地藩镇带了个坏头，本来就微妙兼危险之极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一下子找到了一个宣泄点。此后一直到唐末，各地藩镇造反不断，中央疲于应付，藩镇造反了，派将领去平乱，平乱结束后为了封赏立下功劳的将领，又把他们任命为新的藩镇。这样恶性循环下去，削了几十年的藩，藩镇却越来越多、越来越杂，藩镇和尚未成为藩镇的将领人人自危，朝廷的影响力因之也越来越小。在李国昌所处的懿宗时代，全国的藩镇中只有大概四分之一按时上缴税收，四分之一干脆不交，剩下一半则看形势。祸不单行的是，除了藩镇之祸，太监专权也是唐期后期的一大景观，朝廷因此乌烟瘴气。有些嗅觉好的已经隐隐嗅出了一点乱世的苗头，其中大概就包括最高统治者本人。懿宗曾经问近



侍：我是什么样的皇帝？近侍赶紧磕头：万岁是尧舜之主。懿宗苦笑半晌，摆摆手：什么尧舜之主，我也就是周赧王、汉献帝。不，朕还不如他们，他们是受挟于乱臣，朕是受挟于家奴。

节度使最重要的私产是部曲。士兵忠诚，那就万事大吉，士兵若是不忠诚，那就糟糕了。不要说朝廷派人征伐抵挡不了，就是部下一个哗变，那也极有可能丢了性命。藩镇继承的一大方式就是部下造反——心腹将领杀掉原节度使，自己成为新的节度使。但话不能说这么白，得起个好听的名字，叫做“军士拥立”，大致意思就是士兵们受不了原节度使的欺压，起来推翻了他，拥戴我做新头目。这种鬼话朝廷自然半个字也不信，不信也没办法，山高皇帝远，鞭长莫及、有心无力，只能干看着。干看着也不行，这种制度允许之外的行为要么讨伐，要么认可。这么干的太多，讨伐不过来，那只有发道任命书去认可一下，显得朝廷有体面、有大量，对这片土地至少还拥有名义上的控制权，当然，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下对现实的承认。

沙陀的情况很不同。同一部落，全是族人，凝聚力大得多。在沙陀史上并没有出现下级推翻上级的军事拥立，而是标准的父死子继兄终弟及。这是最无变动的简单的继承方式，但是到李国昌这里，却惊出了一头冷汗。

李国昌大概命里星位不正，虽官运亨通，儿孙运却蹭蹬之至。他的正室秦夫人，先后有过两个儿子，但都没能养大。有一个还来得及起了个名字叫克俭，另一个则连名字都没来得及起。大中七年——或者是十年——秦氏第三次有身，却又遇上了难产。那时女人生一次孩子就是走一遭鬼门关，孩子下不来，那一条腿就算是迈进去了。稳婆请了一个又一个，谁也没办法。李国昌有力气使不上，眼睛瞪着产房密不透风的棉布帘子干着急。他年纪不小了，老婆孩子全是命根子，在这个节骨眼上却谁也救不了。

门口吱呀一声，一个近侍探进头来看了一下，见李国昌脸色不善，刚想缩回去，李国昌不知道为什么心里那股邪火焰腾腾地按捺不住，骂了一句：“你干什么？叫你去请大夫，人呢？”

“没……没有。小……小的……”那近侍哆哆嗦嗦地说了半句，“小的有句话……夫人……小的没事！”

李国昌的眉头锁在一起眯缝着眼睛看了看近侍，伸手就去拿桌子上的刀。近侍一眼看见，转身没命地向外跑。李国昌抓起刀追出去，他的大脑一片空白，只想彻底发泄心中巨大的压力和烦躁。

两人顺长廊绕着产房所在的后花园一追一跑。李国昌破口大骂，闻声赶来的其他近侍不知道怎么回事，一个个嗷嗷吼叫着加入围追堵截的行列。兵器撞击声、嘈杂的喊叫声和着深秋阳光里的瑟瑟金风，在宽大的宅院里听起来空洞而怪异。

转了不到三圈，近侍终于被一拥而上的众人按倒在地。李国昌冲过来，带着一股杀气抽出长刀，刀尖在近侍鼻子前微微颤动：“你瞎叫唤什么？嗯？”

“将军息怒！小的有……有要事禀报！”近侍脸色扭曲，话都说不成调子了，“小的遇上一位梵修深山的老神仙，他说……”

“他说个屁！”李国昌挥起右手，刀锋在阳光下有如一泓流动的水。庭院里瞬间安静下来，李国昌脸上的横肉不住抖动，狰狞得有如妖魔一般，近侍的瞳孔放大了。

刀没有砍下来。一声婴儿啼打断了李国昌的动作，他呆住了，脸色在那一瞬间变得有些滑稽。近侍甚至觉得他的眼神有着某种悲怆情怀，但接着，他的嘴咧开了，眼里充满笑意，皱纹在腮帮上堆积起来，他动了动，然后意识到自己手上有把刀。直到此时李国昌才好像彻底回到人间，他把长刀扔出老远，转身向着产房跑去。

产房里传来低低的私语，李国昌凝神细听，那些话里似乎带着什么恐惧情绪。李国昌觉得奇怪，但喜悦马上就这点奇怪掩盖了。他心满意足地在主位上一坐：“把我的孩子抱出来我看看！”

产房里没有动静，李国昌生了疑心，然后又加大嗓门喊了一声：“把孩子给我抱出来！”

半晌，没有人回答。李国昌的火又拱起来，他一拍桌子跳起身：“都聋了？给我抱出孩子！再装死叫你们一个个都五马分尸！”

这一声有了效果，片刻，产房帘子一挑，一个稳婆抱着婴儿脸色煞